

二〇〇九年二月八日

西班牙眾召會的親愛聖徒們：

作為在西班牙的工作和召會中背負責任的弟兄們，我們有責任警告你們，要提防一個製造分裂並欺騙人的工作；這個工作最近幾年在西班牙開始活躍。二〇〇五年，Fernando Aguera 弟兄抵達馬德里；從那時起，他和其他代表唐弟兄工作的人便大力推廣唐懋毅不同的教訓，與主恢復中一般性的職事和工作相競爭。儘管馬德里的弟兄們明確的要求 Fernando 停止，儘管 Fernando 多次保證他會停止，這個工作仍在進行著。

唐弟兄的工人也在西班牙現有召會的交通之外另設聚會。這個工作是在假冒和隱密中進行，與光的兒女並不相稱（弗五 8），對主的僕人更是如此。新約職事的真正執事不用詭詐來盡職事，而是將真理顯揚出來（林後四 2，參弗四 14 及其註解）。我們現在勸戒你們，不要被唐懋毅工人的巧言所欺騙（西二 4）。

二〇〇六年年末，從巴塞隆納、柯爾多瓦、維爾瓦、馬德里、馬拉加、巴倫西亞和巴利亞多利德陸續有消息傳出，說 Fernando 同著兩位唐弟兄的同工在西班牙各處旅行，宣傳唐弟兄的職事和出版。至少在一次事例中，唐弟兄的工人公開反對同工們關於受一個出版限制的交通，並且批評水流職事站和在歐洲的召會。Fernando 自己也批評馬德里召會的禱告聚會和職事聚會。他說，馬德里召會所看職事錄影帶中說話的弟兄是『叛徒』。我們也得知，Fernando 和其他唐弟兄的同工竭力要為他們的工作成立一個訓練中心，購買一輛箱型車來傳佈唐懋毅的出版物，並且制定一個特會時程表。他們所作的這一切，都沒有與任何在西班牙為同心合意站住，在同心合意中一同勞苦執行主恢復的召會或工人有交通。

當馬德里的弟兄們於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四日質問 Fernando 關於他單獨的工作時，他宣稱，馬榮民（一位唐弟兄的同工，廣泛參與他們歐洲的工作）已經告訴 Joe Davis 唐弟兄的工人在歐洲所作的事，並且 Joe Davis 也已經同意了。這並非事實。實際上，Joe Davis 在一年前寫了一封信給馬榮民和 Joao Antonelli（另一位唐弟兄在歐洲的同工），表達他的詫異和震驚，因為他得知唐弟兄的工人在歐洲單獨的行動，推廣唐弟兄的出版物，皆完全沒有與照著李常受弟兄的榜樣和指導，在歐洲勞苦的弟兄有交通。當馬德里的弟兄們向 Fernando 提及這封信及其內容時，他承認他很熟悉這封信。他於是改變他的態度，開始大肆惡毒的抨擊歐洲的同工、水流職事站、西班牙的召會、李弟兄，以及同工們。

其後，Fernando 搬到巴塞隆納，繼續作分裂的工作。他在已有的聖徒之外，另外開始了所謂的『擘餅』聚會；這些聖徒到二〇〇七年二月為止已經聚集有十年之久。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，Sherman Robertson、Victor Molina 和 Paul Hon 三位同工去見 Fernando，告誡他不該罔顧已有的聖徒而另設一個不合法的桌子。Fernando 再次不實的聲稱 Joe Davis 知道也同意他的工作，儘管這個說法在馬德里已遭到反駁。唐弟兄工作的『桌子』，仍然繼續與在巴塞隆納的召會分開。唐弟兄的兒子唐在川，同時也是他另一位資深同工，於二〇〇八年四月與這個在巴塞隆納的團體聚集，並舉辦了一場特會。

當 Fernando 在巴塞隆納的時候，他仍在沒有與馬德里召會的弟兄們交通，他們也毫不知情的情況下，繼續唐弟兄在馬德里的工作。有報告指出，他在馬德里已經設立了第二個競爭的『擘餅』聚會，儘管他自己否認這個事實。無可爭議的是，他給聖徒施加壓力，使他們離開西班牙的召會，

而去參加他分開的聚會。為了博取同情，他告訴聖徒說，他被馬德里召會『趕出去』。這也是不實的指控。

唐弟兄的工作已經差遣幾隊工人在西班牙各處旅行，協助 Fernando 分發唐弟兄的文字書報，並建立『召會』同『擘餅』聚會。這個工作同樣也是獨立於西班牙的召會和聖徒，獨立於歐洲的同工們。

親愛的聖徒，我們必須清楚認識，這種私有、隱密的工作，和它所產生之封閉的交通，只會帶進分裂；即使它的工人們宣稱他們是在地方立場上建立召會，也是一樣。地方立場不是分裂的藉口；地方立場乃是一的立場。地方召會是一個宇宙身體的在地方上的顯出。地方召會的見證，是它歡迎所有的信徒，並在基督身體獨一的交通中，與所有其他真正的地方召會有交通（林前一9）唐弟兄工人們的實行，是在一個地方只要有兩個人就可以開始擘餅，如同『插旗子』般的宣告該地方屬於他們私有工作的範圍。這樣的實行不是照著真理。那些自稱是召會，卻與共同交通隔絕的人，是自欺欺人的以為自己是真正的地方召會。事實上，他們是一個地方宗派。

地方召會必定是向那個地方所有的聖徒敞開，也向所有其他的地方召會敞開。如果有一個所謂的地方召會，不願意和其他的地方召會有交通，那不是地方召會，那不過是重複墮落基督教的歷史。一拒絕交通，這個所謂的地方召會就變成了地方宗派。（李常受，新約聖經中奇妙的基督，二一七頁）

主桌子上的餅是一個象徵，代表基督物質身體和奧秘身體的交通（林前十16）。這指明我們與所有主的兒女一同有分一個共同的交通，就是主藉著祂犧牲的死，將祂自己賜給祂所有的信徒，作他們的生命和一切，並將我們構成一個生機的身體，有祂自己作元首。那些人擘的餅若不代表這個共同的交通，無論他們如何稱呼自己，他們就是在實行分裂。為這緣故，保羅囑咐我們要辨明主的身體（林前十一29）。

我們需要分辨的第一項是主桌子上的餅。主桌子上的餅不僅該象徵主物質的身體，也該象徵主奧秘的身體，這身體在宇宙中是一。（弗四4。）雖然我們可以在全球許多不同的城市擘餅，但我們眾人只擘一個餅，因為我們所分受的餅象徵基督奧秘的身體，這身體在宇宙中是一。因此，林前十章十七節說，『**因著只有一個餅**，我們雖多，還是一個身體，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。』（李常受，主恢復的簡說，六〇頁）


聖徒需要認識，唐弟兄和他的工人所造成的問題，以及他們作工的方式，不僅僅是個人的短缺而已。這乃是唐弟兄和工人行為模式的特徵，不僅在西班牙，不僅在歐洲，也在全地上的許多地方可以看到。唐弟兄已將一個觀念灌輸到他的工人裏面，就是一切在他們工作之外的召會都已墮落成老底嘉，只有藉他工作興起的召會才是非拉鐵非；因此，他們需要與他們認為是老底嘉的人分別開來。

唐弟兄編造了一個巧妙的說法，來為他單獨的工作辯護。他把新約的作者分成三類—十二使徒的『傳統』職事、使徒保羅的『法理』（他將其定義為規條和道理的）職事、和約翰的『生機』職事。然後他宣稱，神不喜悅十二使徒和保羅的職事，因而而將其終結。根據唐弟兄的說法，神只喜悅約翰的職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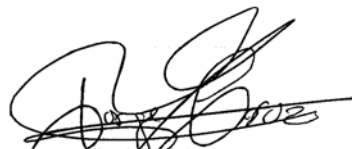
唐弟兄用這個說法為藍本，來高舉自己的職事和工作在他人之上。他先讚譽倪弟兄將真理從基督教的『傳統』範圍帶出來，之後又貶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為『法理』的職事。根據這個藍本，只有唐弟兄的職事和它所產生的能夠存留到主回來。這個錯謬的系統（弗四 14）被用來作為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完全不顧其他工人或召會的藉口。

因此，我們囑咐西班牙眾召會的聖徒們，不要接納唐弟兄的工人、他的出版物，以及他們所宣傳的教訓（羅十六 17，提前一 3~4）。他們的果子已一再顯明為分裂和混亂；不僅在西班牙是這樣，在全地他們所到之處，也都是如此。我們知道許多聖徒是無辜的被唐弟兄的工人所誤導，也可能真的渴望能有分主在祂恢復中當前的行動。我們邀請這些聖徒來與我們有交通，使我們可以為著主的權益一同往前。但是，我們中間若有聖徒接觸到任何跟唐懋毅的工作有聯繫，或受其影響的人，我們請求你們將這事帶到你們當地的領頭弟兄面前。

這封信中的警告是必要的，這是為著保護西班牙的眾召會，留在使徒教訓的健康話語中（提前六 3，多一 9，徒二 42）。我們切望能與主合作，以保守祂在西班牙的眾召會中所成就的，好叫這裏的召會能夠與全歐洲，甚至全地上的眾召會，在同心合意裏一同往前（徒二 46，羅十五 16）。我們請求你們要禱告並儆醒，以達到這個目標。



David Martinez (Madrid)




Jorge Cruz (Madrid)



Cristóbal Linero (Málaga)



Diego Diaz (Málaga)



Nicolás Morales (Córdoba)



Manuel de la Rica (Córdoba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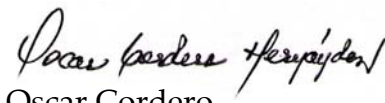
Joe Davis



Bill Lewallen



Hector Aponte



Oscar Cordero



Jameson Chen



Russell Cox